

金子风苍凉派小说系列

醉

金子风 著

情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

醉情

金子凤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 苏 桦

封面设计 亦 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醉 情

金子凤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工人报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8.75 字数:18 万

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7-221-03488-5/I·624

定价:6.80 元

目 录

醉 情

粤东名山终老山峰,据传曾有神龙盘踞,在被天帝召回神宫之际,掠尽天下美女寻欢作乐,撒下无数龙种后仓惶离去,殊不知神龙撒种遗下祸根,竟使终老山女子与生俱来染有花疾,需有男人尘根性命方可换得花容月貌,自是终老山风流孽债代代相承,难有了断,演出一场场泣了鬼神、惊了天地的男女性恋悲剧……

..... (1)

烛 泪

浙江莽莽丛林雁荡山,有长髯文士周璜,白衣书生白玉兰、豪阔公子虞培虎、铁划银钩吴鑫四人相聚,月黑风高夜,四人迷路抢入一座荒庙,却只见杂草丛生,阴森可怖,于是便分头去空庙中搜寻,不料四人皆入幻境:乱伦、强奸、蛊毒、奸杀,一组血淋淋悲怆的镜头扑入眼帘,四人皆陷入情与仇的绞杀之中……

..... (96)

青梅劫

世界上最可怕和最恐怖的莫过于英雄豪杰之间的斗智拼杀！就象雄猫吞噬老鼠，要玩追逐、嬉戏的游戏一般；就象裸露的荡妇面对无能的征服者，要挑逗、玩弄、嘲笑他疲软的尘根一般；一切残酷的罪恶，荒淫和欺骗都在血与火的赌博中出现，于是，我们亲眼目睹了“青衣帮”和“梅花堂”所演出的这场人性毁灭的浩劫。

..... (161)

道缘

年代古老悠远的吕祖庵中栖居着四位如花似月的女道，老大白云淙风流骚艳，二弟盛云昵娴淑贞洁，三弟梁云栋狐媚动人，其中尤以四弟陈云栖最为俏丽，宛如出水芙蓉，含苞带露。这四朵鲜花欲开乍放之际，纯情少年真毓生突然闯入这色阵中来，一时间蜂狂蝶舞，淫乱纵欲与殉情挚爱交相缠结，真生能突出这情与色的重围吗？！

..... (239)

醉 情

这山好高！好险！好峻！

罗京进得这终老山中，已是数十日。

走不完的羊肠小道，攀不尽的磷峋巨石；参天古树如排山倒海，野兽出没如城中车马，罗京好几遭险些丢了性命，亏得怀中揣了途中所遇一老僧赐予的一道灵符，也便好几遭都逢凶化吉。

你道罗京独自来此大山中作甚，说来难免让人费解：罗京上山寻舅！

这世上有寻父、寻母、寻夫、寻妻、寻儿孙子女……唯独寻舅之说少有，偏偏罗京在这少有之说之中占了一说。

罗京绝对不笨。

我们不妨好好瞧他一瞧——

这罗京约莫双十年纪，可谓少年俊气，只见那如月面庞上，两道剑眉，悄然入鬓，朗朗星目，智慧聪颖；两条长臂，一双秀腿，一瞧便知不是那山野中粗人，更

不是那任性而不明事理之人。若不是因了长途跋涉，将一抹倦容描在脸上，罗京的俊秀，会将这群山峻峭之色比了下去。

前面又是一座险峰。

罗京靠住一株大树喘气，抬眼瞧定这座山峰，哪能望得着峰尖。

终老山本是中南第一名山。想中南何等之广阔，名山无数，群峰起伏，可要问及古时神龙曾居何处，神州老少，皆异口同声告诉你，神龙之首，乃源于这终老山中，尔后数万年，终老山一直为神龙出没之地，不知前朝何年何月，天帝降旨，召神龙回天宫，神龙诸兄诸弟，恋恋不舍，在终老山中闹了个天翻地复，据说于一夜之中掠回美女无数，神龙诸兄弟数度与她们交合，待撒下无数龙种后，才悻悻然回了天宫。

神龙走了，才逐渐有人住进终老山中。

人们进山的第一大发现，便是这山中有无数大肚皮的美妇。

男人们被这一发现刺激得发狂；

女人则不然！

女人生性妒忌。新进终老山的女人，无一不怀了一腔柔情，万种风情，一个个自以为可与终老山漫野山花媲美，更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，不料进得山来，才发觉自己不过是村野俗妇。那些怀着龙种的美人儿，一颦一笑，便早已颠倒了芸芸众生，新来的妇人们，见着此情此景，早已掩怀跌足而去，一个个发誓：永远不再跨进终老山中一步，让这些没闻过鱼腥味儿的凡夫俗子们，去啃那神龙没来得及啃完的臭肉骨头。

山外的妇人始终相信，和神龙交合过的女人，不过空有一

张漂亮脸皮罢了，那衣裳下的肉体，无疑臭气熏天，腥气熏人。

新进山的男人们由此乐得一个搂了个神龙留下的女人，去开凿洞房去了。

终老山从此热闹非凡，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好戏！

罗京的祖上，据说便是神龙当年掠进终老山中的首席美人。

朝朝夕夕，年年岁岁，首席美人生下的龙种，乃又生龙子、龙女、龙孙、龙孙女……

罗京母亲，是当年首席美人的第八十四代孙女。

虽说已是第八十四代，可龙种神威，却是丝毫未减，罗京母亲，美色堪称终老山一绝。

其余美人，也在不断地生下龙子、龙女、龙孙、龙孙女……

听说当年这些龙子龙女龙孙龙孙女初生下来时，一个个皆与常人无异，日渐长大，才逐见分晓，龙子龙孙们都不见神龙神威，不过与村野中凡夫俗子无二样，唯有那些龙女儿龙孙女儿，却是一个个美若天仙，超凡脱俗，立着宛如玉树临风，风姿卓约；躺着犹如淙淙清泉，撩人心魄，一颦一笑，恍若当年与神龙翻腾交合，煞是醉人的韵味。只是这等美人心中，却有难言悲苦之情，当年神龙做下这些可人女子之后，不知在哪个环节出了差错，竟全都染有花疾，除面部皮肤之外，全身上下，无一不着染花，远瞧着煞是好看，伸手触摸，却是骇人得很：一摞摞枯皮，抖抖索索掉了下来，刹时地上便是一层雪白灰屑。虽然如此，却也有那胆大的，忍不住闭了眼去搂搂抱抱，不想松手后，却是倒地一命呜呼，真可谓石榴裙下死，去做风流鬼去了。女人虽是可爱，可命却只有一条，要女人便不能要性命，这

对终老山中汉子，实在是太过残酷。

终老山中男子，无福消受自己山中美人，却又不甘去娶山外丑妇。有俗语说秀色可餐，这些精壮男儿，夜间待那事儿来了，也只好起来燃灯瞧定那些绝色美人，抱住一方软枕，拿双腿再行夹紧，拼命挤压，待挤出那点污秽捣乱之物，方才喘息而定。

长此以往，这些男男女女，终归会在这座大山中老去死去，尔后是一座空山，神龙走了，龙种没了，终老山也会终归老去……

这情景好不凄凉！

所有终老山民，都在绞尽脑计，想方设法保住这方山水，这所有的龙子龙孙龙女龙孙女儿们！

一日有人忽然建议，在终老山修建一座庙宇，招来神君，保佑他们。

这一建议一呼百应。

终老山中的这一古庙，据传就是当年第一批踏入终老山的汉子们，为保佑自己能永远拥有神龙留下的女人们而捐资修造的，他们将此庙取名“终老古刹”，意为甘愿为了这些神龙留下的女人，在此终老，不再出山一步。

说来也怪，那日庙堂刚上大梁，忽然一阵飞沙走石，刹时间天昏地暗，也就仅仅这么一个瞬间，继而云雾散开，红日高挂，缕缕金光从参天古木中射了过来，聚照在庙堂中央，大家这时惊异地发现，庙里忽地多了一个蒲团，蒲团上赫然盘腿坐着一个精瘦和尚。

“阿弥陀佛！诸位辛苦了！”

老和尚俨然以庙主自居。众人面面相觑，百思不得其解，

只道是天降佛光，这老和尚或许是某一神龙转世，因了前生在这终老山中撒的龙种太多，天帝罚他下凡做了和尚不成。遂又一想，既是天降佛光，且又恐是神龙，能来这终老山中，断不了是来保佑我等的。

这样想来自是十分合理。

于是大家一齐朝拜——“阿弥陀佛，龙主英明，保佑我等——”

这终老山民何等纯朴，轻而易举送了这不明来历的精瘦和尚一个“龙主”尊称。

精瘦和尚捻须笑了一笑，双目闭了，然后合十答道：

“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普渡众生！”

终老庙既已建好，医治女人便是这庙中老僧头等大事。

山中精壮男儿皆一个个将自己可心美妇送进庙中，便等在庙门外边，候那女子出来后，再携了回家同床，那精瘦和尚规矩极严，一应男儿，不得跨入庙堂，否则，他便不医治所带来的女子。

那些女子们一身烂皮臭肉进得庙里，出得庙来，却是浑身肌肤，滑如凝脂，一双媚眼，顾盼盈盈，那张俏脸，比进去时更显容光焕发。

回家的路上，男人们自然按捺不住，百般追问，那些俏妇人只笑而不作答，或羞怯怯掩面轻声而泣，那哭声中分明听不出半丝哀怨，倒令人想起喜极而泣的妙景奇情。

回家后自然少不得同床，终老山的汉子们皆一脸惊诧；原以为清清白白的黄花闺女，却不知在何时早已开苞。想进庙前虽然一张俏脸，能颠倒了芸芸众生，可皆知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，终老山汉子虽然爱美色可以不要性命，可又皆知唯有有性

命才可去享受美色，因之终老山女子，断断是不可以也不可能
有随便失去了贞洁的。

于是，到了夜晚，山野茅舍中，便少不了有这样的对话：

“快说实话，是不是那庙里那秃驴骑过你身子了？”

“……”说不清道不明的嚤嚤哭泣。

“那老秃驴未必还骑得住你？”

“……”仍是哭泣，却是小声了许多。

“小骚妇，你好好瞧瞧，你老公就未必不比那老秃驴强。”

“你虽强过他许多，可哪有他那技法。”

哭泣之声打住，却是心思神往的轻柔驳法，令你恼不得，
笑不得，欲哭却又无泪。

于是茅舍里倒静了下来，接着是一场天与地的拼博，那清
晰可闻的无休无止撞击声，宛如山野中林涛呼啸，狼嚎虎喘夹
杂着女子莫可名状、无可奈何的呻吟，一场好戏直演得一座终
老山天昏地暗，终老山汉子不过是憋了一口怨气，要将终老庙
中的老和尚比了下去，使自己女人死心踏地跟了他。

至于终老山女人开苞之事，也不再有人提起，汉子们遂想
起自己刚进山的前辈所享用的美人儿，不也是让那些神龙们
先行开苞的么？且还一个个搞大了肚皮，眼下自己也如神龙一
般福气，却还与那终老庙中秃驴计较什么，更何况老秃驴到底
是老不中用，终没将这些美人儿留至庙中，待搞大了肚皮再放
将出来，已是不幸之中万幸了。

只是令终老山民头疼的事却仍没完没了。

终老山有了终老庙；终老庙里虽然有了一个专治终老山
女人花疾的精瘦和尚；终老山虽然也不曾见有老去的迹象，可
终老山年年岁岁往复循环；男人们仍一个个凡夫俗子，做起那

事来，如石臼舂米，一下一下，孔武有力，不舂出雪白米浆，决不罢休。

无怪这终老山为何千年古木，如此郁郁葱葱，乃是终老山女子体内精华所致。

令终老山男人尴尬之事，也便从此沿袭了下来，所有终老山女子，一代又是一代，花疾不愈，一定得在成年之日，也就是在那月讯来了之后，需得送终老庙中请精瘦和尚诊治，才可与人成婚，至于那和尚如何替这些女子诊治，所有女子们出来后皆缄口不提，神神秘秘，只是那柔情风骚，徒地平添了许多。

一座终老山，由此而更显神秘。

罗京靠定大树，喘息了半日，又往怀中去掏纱巾抹汗，不想却带出了一方丝帕。

这丝帕琥珀颜色，星星点点绣了几点梅花，仿若沾了些许鲜红血迹，一瞧便不是俗物。

如罗京这般年纪，怀中揣了这么一个丝帕，自不应惊奇，这等伟岸俊秀男儿，若身上掏不出一些什么丝帕、香袋之物，倒着人怀疑应给他配点什么“鞭”之类稀罕物件充饥。

可罗京如今掏出的这方丝帕，却并不是哪个妙龄少女子羞答答于某个月夜塞予他的定情之物。

这方丝帕乃是罗京母亲遗物。

罗京瞧定这方丝帕，不禁忆起母亲去世之时情景来。

罗京祖籍粤东，那方靠定大海，罗京祖上以贩盐为生，闻名粤东，罗家盐庄，叫响了神洲东南偌大一方土地，罗家盐庄庄口的旗杆，挑了一个斗大的“盐”字，方圆数十里都能瞧见。

终老山一带，俗以富饶俊秀著称，地里长的，天上飞的，地下爬的……无一不能换来白花花银子，可唯独不产食盐。终老山民，白日上山狩猎打柴，夜晚又要干那等体力活，他们可不食白花花大米而能终日以酒为生，却不可一日无盐，某日上山猎得一头獐子，回来剖了后先要抓把盐巴撒在了上面，而后烟熏火烤便是上等的下酒好菜，獐子肉吃的多了还会腻味，唯独那獐子中的那股咸味，如同每晚要睡女人一般，却是独独不会厌倦的。

终老山因此可以不欢迎山外一切人等进山，也更不会眼羡慕山外某处的灯红酒绿，自不知山外何年何月，魏晋南北了，但却没有不知粤东罗家盐庄的。

每月里如同女人们要按那日子来月讯一般，罗家盐庄的脚夫会推一路独轮鸡公车，“吱吱呀呀”一路唱着，那声音恍若刚被阉割的公鸡叫声，按时从年初一直叫到年三十，从山脚一直唱到山顶，每到一处庄子，总是绝对守时，绝不推迟一天，更不落后半日，终老山民听惯了独轮鸡公车的嘶哑声，待那日子近了，便会数一堆白花花的银子，去换那白花花的盐巴，尔后又听那嘶哑的叫声越发沉重地一路从山顶唱到山脚，从年初三十唱到年初一。

“这狗日的卖盐巴的，把咱终老山的银子都数走了。”终老山汉子一边津着精咸的盐巴呷酒，一边通红着两眼骂。

“你要留着这些银子，晚上哪有那么多的骚劲！”一起喝酒的另一汉子端起一罐酒一饮而尽，揶揄那骂人的汉子。

领略了骚劲的女人们一边吃吃地笑，一个个细皮嫩肉，全然没有曾染过花疾的模样。

偌大一个罗家盐庄，罗家老爷子心中明白透了，罗家产

业，有一半来自终老山。罗家世代代，生意做的一直如终老山中泉水，从没有断过的时候。

无论是世事沧桑，仓促兵火，都丝毫未能影响到罗家发财，实在，终老山山高皇帝太远，没有哪个能人能管辖到此地，况且，终老山女人花疾，也令所有谈及终老山的人色变，终老山山外的人，管这种病为“麻疯病”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这种病若染上了，是能要了性命的。

罗家盐庄的脚夫有千儿八百，愿跑终老山这条道的，也仅那么二三十条精壮汉子，虽然罗家祖传的规矩，给跑这条道的脚夫们开出的力资，要高出跑其他道的许多倍，可许多人也都知道，这份银子是要拼了性命才能挣到的。

因此，罗家祖上远有一旁人看来不可理喻的门规：上终老山的送盐队伍，需由罗家长子领头。

既然主家如此大义凛然，罗家脚夫里也少不了那二三十个义盖云天的汉子，他们上终老山已不光是为了那多出几倍于他人的银两，乃纯粹为了一个“义”字。且主家长子皆代代武功盖世，他手下的一班脚夫，怀揣的自然也不是些许雕虫小技了，一路打起独轮鸡公车，精赤着上身，胳膊上隆起的如鼠键子肌肉，令终老山豺狼虎豹望风而逃。据说罗家祖上的老爷子初建这个盐庄时，第一道目光瞧定的便是这座终老山。只是慑于终老山女人花疾，没人敢上终老山。终老山人吃盐，世代只有从碱土中熬了出来。

直至罗家第八十四代时，罗家老爷子那日叫来长子罗龙，这罗龙便是罗京第八十四代祖父。

罗龙那时本在峨嵋学艺，乃峨嵋俗家弟子，忽一日接到父亲手谕，命他火速回乡。罗龙武艺刚学到八成火候，正是欲罢

不能之时，接到父亲手谕，顿坠雾里云中，想当初父亲送他上峨嵋，对着长老百般恭敬，求他收下罗龙学艺。那长老已是100岁高龄，本已关门歇业，不再收徒，驾不住罗龙父子苦苦哀求，遂收下罗龙这个关门弟子。

罗龙的确不俗。跟定峨嵋山长老学艺不过十年，已将长老武学之中精湛，承接了一二，长老想自己百岁高龄，带出弟子无数，还没能有超过罗龙天赋的，遂动了要收罗龙继承自己衣钵的念头，自此越发将自己半生武学，和盘托给罗龙，罗龙不负师望，练的越发刻苦。

转眼罗龙上山已是10年，这10年之后，罗龙正欲向峨嵋武功九成迈进之时，却突然接到父亲家书。

父命不可违抗。罗龙无奈，只好携家书去见长老。

长老接过罗龙家书，看了半日，长叹一声，捋了那把雪白胡须说道：“为谁辛苦为谁忙，老僧前生欠了你罗家，至未日还应助你罗家一臂之力。”说着又是仰天长叹。

罗龙见一贯持重的师父如此失态，不解其中之味，只好垂首立在一旁，满心内疚，一脸通红。

“也罢，也罢！”长老见罗龙一副窘相，遂挥了挥手说道：“这不关你的事，老僧我也要离了这峨嵋了，我今日授你最后一招防身之术，自此，你可出入江湖无阻。”

长老说罢，便叫过罗龙，附他耳边如此这般说了几句，说得罗龙不住点头。尔后，长老冷不防在罗龙背上猛击一掌。

罗龙挨了师父一掌，不禁“哎哟”一声，倒在地上，人事不知。待他醒来，长老已是不知去向，峨嵋只剩一座空旷庙宇。

罗龙仔细察看，见原本一座富丽堂皇庙宇，如今一片狼藉，恍若刚才经过一场风暴洗劫，又见庙宇当中，师父平日打

坐的蒲团，已不知去向。

罗龙呼天唤地，遍寻师父不见，只好打点行装，下山回复父命，一路上想起师父百般钟爱，不禁酸楚难耐，遂又忆起与师父临别之时，师父授予的防身之术，仍清晰印于脑中，心中越发感念师父。

罗龙回至罗家盐庄，才知父亲让他火速回家，乃是命他率队进终老山卖盐。据说那时终老山神龙并未被召回天宫，这些神龙嗜盐如命，每年要入海中嗜那精咸海水，尔后再回终老山。神龙们每每长啸，若有谁能送盐上山，他们愿将天下白银搜刮前来相送。

虽有如此重赏，可凡夫俗子们也不敢有如此天大胆子，来替这些神龙送盐上终老山。直至罗家在粤东建起盐场，神龙们正好被召回天宫，罗家虽有送盐上终老山的念头，却被女人花疾搅住。

天将降大任于斯人。既不能承接峨嵋长老衣钵，便只有子承父业了。罗龙遂挑了二三十条不怕死的精壮汉子，打头推起那辆独轮鸡公车，遂破天下之首例，朝终老山出发。

此番进山是死是活，罗龙并无暇细想。终老山女人花疾，罗龙不是未曾听说过，师父授与他的防身之术，首防便是终老山女人媚力，罗龙既怀此绝技，又何惧终老山女人，只是他只能谨遵师命，不可将绝技授与他人，否则绝技不灵。罗龙为这事特别懊恼，因为他忘了问问师父，这项绝技可否传给后代，否则自己百年之后归天，谁来率这支独轮鸡公车队。

一路上少不得餐风露宿，罗龙率领的这支鸡公车队，起早贪晚，从粤东直抵终老山，也花去将近一月时日，这日终于到了终老山脚。

罗龙抬头瞧那起伏连绵山峰，哪能望见首尾，只见那云雾缭绕，神神秘秘，恍若九重天中，梦幻无数。

云雾深处，显露一处飞檐，罗龙瞧着好生眼熟，低头想了一会，遂忆起自己学艺的那峨嵋庙宇，也有这么一处飞檐，自此，罗龙竟觉倍加亲切，有如故地重游一般感觉，遂命脚夫们驾车，沿那上山的羊肠小道盘旋而上，朝那处庙宇而去。

那班脚夫皆如罗龙一般年纪，均是双十年华，身子畅快。如今见已上了终老山，且久闻终老山神神秘秘之传说，一来想起这盐车终于可以逐渐松懈，二来遂想起这许多时日未曾近过女色，身子里时刻有种要膨胀的感觉，仿若箭在弦上，不可不发一般，一个个越发精神抖擞，一路上“荷呵”喧天，热热闹闹，张张扬扬上了终老山。

罗龙瞧见手下这班车夫的勃勃生机，不禁发起愁来。他正当青春年华，何尝不和他们一般，此时此刻若能搂住一美妙女子亲近，那番情景，自是舍了性命也不会在乎。

只是罗龙毕竟曾是峨嵋山俗家弟子，师父谆谆告诫乃是“禁欲”之说，因此，他骨子里淌着的血液似乎更近冷酷，难怪罗龙父亲当年在武当、少林等众多武林圣地之中，独独选了峨嵋，实在是因为武当、少林这许多年来演绎的情爱故事太过也太甚，唯独峨嵋，却俗以冷情冷血著称于世，上终老山首需便是冷情、冷血。况且罗龙肩上不光是这个车队，二三十口人丁性命悠关，全系于他一肩之上。

进终老山大约不过半日，罗龙所率的鸡公车队便到了这处庙宇。罗龙抬首打量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赫然一座庙宇，俨是他峨嵋学艺里那座庙宇再生，只是门楣所书“峨嵋古刹”四个金灿灿大字，换成“终老古刹”，其余一应，皆与峨嵋寸缕无异，